

集體創作
黃花岡



廣東戲劇協會印行

黃花崗——四幕六場革命歷史劇——

序幕

.....執筆者：阮琪

方少雲
胡春冰

阮琪
夏衍

（集體創作）

第一幕

.....執筆者：羅海沙

白薇
林娜
荷子
殷作頓

羅海沙

（集體創作）

第二幕

.....執筆者：周剛鳴

朱白水
周剛鳴

黃河
趙如琳

繆一凡
鄺小輝

（集體創作）

第三幕……………執筆者：樓兆揭

梁剛 鍾啓南
張村 樓兆揭
(集體創作)

第四幕……………執筆者：蔡碧青

林檎 黃邨 茅
許泉 楊邨 人
蔡碧青
(集體創作)

尾聲……………執筆者：夏衍

方少雲 阮琪
胡春冰 夏衍
(集體創作)

總整理……………阮琪 胡春冰 夏衍

序 幕

時間：民國前一年夏曆三月初十。

地點：廣州東門外。

人物：

溫生才——四十二歲，性剛直，極勇敢。

黃俠毅——革命黨人。

黨人甲

黨人乙

路人甲

路人乙

小販甲

小販乙

黃花崗（序幕）

黃花崗（序幕）

二

衛軍首領

衛軍若干人

轎夫若干人

儀仗開路兵若干人

景：夕陽斜照着路旁發着新芽的樹枝，兩行青葱的樹，夾着一條康莊的大路，這一條路，是往看飛艇表演的廣場所必經的地方。

開幕時，賣花生和賣甘蔗的小販，在樹陰下擺着担子在叫賣；路旁有兩個中年的男子，一面吃着東西，一面指手劃腳的在說話。離這兩個路人不遠的地方，站着三個少年的男子，凝眸遠望着路人指示的方向。

路人甲：你看，你看，那飛艇飛得多麼好看！

路人乙：（贊嘆地）怪不得聖人說「人爲萬物之靈」了！竟會造出這樣巧妙的東西，能夠上天落地，滿天的飛來飛去，好像麻鷹一樣的生動。哈哈！

路人甲：以前我看西遊記，說孫悟空和那些神仙鬼怪會騰雲駕霧，當時我想那裡會有這樣事情的呢？現在才知道真有這事情的。你瞧，那些坐在飛艇裏的人，不是在那雲霧裏穿來穿去嗎？哈哈，——

黨人甲：（不禁羨慕起來）真寫意！像麻鷹一般的，自由自在的飛，一點束縛也沒有，如果人類能像他一樣，那真……

黨人乙：（嘲笑地）呵呵，爲甚麼你老是這樣多感觸啊？

黨人甲：（自覺好笑）哈哈。

（黨人，路人出神地遙望着天空，兩小販提着嗓子叫賣）

路人乙：啊，啊，那飛艇怎麼不動啦？——啊，降落了……

路人甲：看！那飛艇拋下一些繩子，許多人將牠拉着啊！啊，差不多降到地下來了，我們去看看！（拉着路人乙急下）

黨人乙：我們也去看看！

黃花崗（序幕）

四

黃俠毅：不要去！你看，前面站着這麼多的防衛軍，沒有官府的牌証是不准通過的，我們是小百姓，怎能過得去看呢？

黨人甲：（惹起了無限感觸，長嘆一聲）唉！

（黨人們沈默地注視着前方）

黨人乙：（故意推推黨人甲）喂，你看，那飛艇終給人縛着了，一動也不能動，你又

起着怎麼樣的感想呢？

黨人甲：（認真地）如果是人類，當然要解除一切的束縛，打破一切的障礙的！

黨人乙：（俏皮地）噯，真不愧是一位——理論家了！

（幕內連連傳着打罵人的聲音，不過一會便停止了。）

黨人甲：你這孩子，老是這樣喜歡挖苦人！

（路人甲，乙在幕內燥急地一面走，一面罵着。）

路人甲聲：他媽的！他們是人，我們也是人，爲甚麼我們不能進去看？（二人上）

路人乙：（且行且講）不給人看也就罷了，爲什麼一開口就罵人，還動手打人！

黨人乙：（好奇的問）喂，老鄉，什麼事情，氣成這個樣子？

路人甲：（憤怒地）剛才我們看見飛機降下來，想走過去看清楚些，見識見識，誰知那守路的滿洲兵，一開口就喝着我們，罵我們爲甚麼要走過去，叫我們快走開。我們好意的問他爲甚麼理由不給我們去見識見識，他一句話也不說就像瘋狗一樣，一鞭子打過來了！她媽的！這世界只是這些蠻豬的世界，還是人的世界嗎？

路人乙：（恨恨地）那個雜種我剛才認請了他的狗臉了，將來，遇着他一個人走路的時候，不打他一頓是王八旦！

（路人甲，乙，）忿恨地欲下。這個時候，溫生才腦海裏盤旋着一件甚麼事情似的，臉部呈現着忿怒的神情，眼睛呆呆的望着地下，慢慢地移着脚步上。當路人甲，乙，忽忽欲下的時候，路人乙一個不留神，和溫碰個滿懷。）

溫生才：（盛怒地）媽的！走路也不帶眼睛！

路人乙：太可笑了，大家都是走路，我沒有帶眼睛，那麼你爲甚麼也不帶眼睛呢？

溫生才：你這王八蛋，碰了老子還要擺臭架子！惡人先告狀，非給一些利害你瞧瞧

不可！（抓着路人乙的衣襟，握着拳頭想打他，路人乙有點慌張起來。）

黨人乙：（低聲）啊，那不是溫大哥嗎？

黃俠毅：（連忙趕上去攔着他）老溫，別動手，他也跟我們一樣地受着人家的欺負，

一樣憎恨那些人的！

溫生才：啊，你們也在這裡嗎？（放鬆了手，路人乙和路人甲乘勢逃跑了。）

黨人乙：（見路人甲，乙，鬼鬼祟祟的情形，不禁笑起來）哈哈……

溫生才：你笑甚麼？

黨人乙：（遙指）你看看他們兩人——哈哈……

（溫生才，黨人甲和黃俠毅都哈哈的笑了起來，過一會溫生才又鬱悶地將臉色

沈下。)

溫生才：你們三個人幹甚麼也到這兒來了？

黨人甲：今天不是三月初十外國鬼子表演飛艇嗎？這是我們廣東破天荒的事情，所以我們一早就邀好了，一齊來這裏望望，飽飽眼福；溫大哥，你不是也來看飛艇的嗎？

(溫生才沉默地點點頭。)

黨人乙：溫大哥，可惜你來得太遲了，你瞧，那飛艇不是縛在地下了嗎？我看是快要閉幕啦。不過，也算你夠運氣，雖然沒有看見飛艇在天空飛的情形，倒也可以見見飛艇究竟是什麼樣子的。(遙指)溫大哥，你看見沒有？那圓圓長長，好像布袋一樣的，就是飛艇啦。牠飛起來真有趣，可惜你却沒有眼福……

黃俠毅：你這傢伙少見多怪，溫大哥以前在南洋的時候，看飛艇，如吃飯一樣的平常了，虧你還在聖人的門前賣「三經」……

溫生才（苦笑）哈哈——

（黨人乙不大好意思的低着頭，張望着四週。）

黨人甲：溫大哥，爲甚麼你今天特別鬱悶？

黃俠毅：（搶着說）我昨天晚上不是告訴你聽了嗎？

黨人甲：是，是……溫大哥，伯母的傷現在比較好了些吧？

黨人乙：甚麼？溫伯母受傷？

黨人甲：你還不知道溫大哥的家裡出了大亂子嗎？

黨人乙：甚麼大亂子！你說！

黨人甲：昨天晚上老黃告訴我的！那天米店遇劫的時候，他的媽媽也就受傷了……

黨人乙：甚麼？他的媽媽，也是我們的伙伴嗎？

黨人甲：不，他的家不是在我們米店的對面嗎？那天晚上，他的媽媽聽見槍聲，開

看見有人搶米店，她想起溫大哥出去了，很不放心，就想出去找他。怎知一

了門，那些搶米店的強盜，便乘機一擁而入，他的媽媽想攔阻他們，誰知却和領頭的那個滿洲強盜用刀刺傷了……

黨人乙：（忍不住叫起來，）他媽的，狗養的奴才！

黃俠毅：（急忙扯着他，看四週沒有人才放心點）oh……說話小心點！

黨人甲：他的媽媽受了傷，還算是小事，那些強盜將溫大哥家裡的財產搶清光了，而且溫大嫂也給那些滿洲奴才糟踐死了！

黨人：這些人的惡魔！沒人性的野獸！

溫生才：（聽着黨人甲，乙的對話，內心起了劇烈的刺痛。到這時，忿恨到了極點，全身筋肉緊張着，憤恨地遙望着停泊飛艇那地方，咬着牙齒，低坐在路旁的石上，極力壓抑着自己的情感，一會，突然的走到黃俠毅面前）老黃，事情究竟怎樣了？

黃俠毅：（示意黨人甲，乙，他們會意，走過去纏着小販甲，買東西吃。）昨晚總

黃花崗（序幕）

一〇

部緊急會議，決定改期發動！

溫生才：改期？今天已經三月初十了，又改在甚麼時候？

黃俠毅：三月廿八。

溫生才：（面色一沉，不愉快地）這樣遲！

（遠遠傳來人馬嘈雜的聲音。）

黨人：（向後方望過去）啊，大概散了吧？

黃俠毅：甚麼？閉幕了嗎？

黨人甲：是的，你瞧，那些人都在移動着！

黃俠毅：那麼，我們先回去罷。

黨人：溫大哥，我們一道兒回去吧。

溫生才：我不走，你們先回去罷！

黃俠毅：走吧，免得受他們的狗氣——

溫生才：不，我倒要看看他們究竟是怎樣的威風！

黃俠毅：那麼，我們先走啦，明兒再見！（和黨人甲，下。）

（溫生才沈毅地望着停飛艇的那一方，一會低頭沉思；小販甲，提着嗓子在叫賣，溫生才忽然像觸動了甚麼似的，微笑地走過去買了一枝蔗，一面吃，一面和小販攀談。）

溫生才：今天遊人這樣多，生意一定是很好的吧？

小販甲：真難說啦；今天的生意，比較平日還要差呢；

溫生才：是甚麼？

小販甲：平日擺在街邊，每日總可以賺到串多零用錢的，今天以爲看飛艇表演，一定會有許多人來看，人多了生意會好，趁機會賺一些錢，誰知却不隨人願。（嘆氣）這總是我們倒霉罷了！

溫生才：難道人特別少？

小販：人倒是很多的，比較平常賽會的時候還要多，不過那些都是有體面的人，很斯文的，你想，他們平日是循規蹈矩的，那裡會在路上買小吃的呢？至於那些平常人，身上沒有那一塊小布條，不但不能進去看看，而且被趕狗般的趕走了，就是想站近些望望，也是要挨罵的，那些人沒有住腳的地方，不耐煩的給跑散了……

溫生才：哦！

小販甲：（搶着說）生意還算是小事，（望望四週）而且還受了不少的冤氣！

溫生才：甚麼？

小販甲：因為是外國鬼子表演飛艇，許多大官員都去參觀了。大官員出街的那種威風的樣子，相信你老哥一定是知道了的。他們一過，我們就要收拾東西，担到別的地方去迴避，如果遲了一些，就要挨鞭打，挨腳踢的。由今天晌午到現在，我們已經搬過六七次了……

溫生才：（一動）你說大官員都來參觀嗎？

小販甲：是的。

溫生才：聽說李提督也來了，是嗎？

小販乙：那我們却不大清楚，總之有許多大官員來了這是千真萬確的，因為我們已經迴避了六七次了，而且你看看，那方面的軍隊守的多麼嚴密……

溫生才：（遙望，隨便的回答）哦……你今天的生意雖然不好，平時每日能夠賺串多錢，那你們家裡一定可以安安樂樂飽暖暖的過活的啦！

小販乙：唉，你又怎麼知道我們的苦處呢？不用說別的，就是這牌子（從籬內取出一小木牌）就搶了我們不少的米飯了！（喪氣的搖搖頭。）

溫生才：（故意地）爲甚麼？

小販乙：老鄉，沒有這牌子，你休想担東西上街賣啦，官府一定要，我們怎敢說一個不字？先是這一塊小木塊，每個月就要納半兩銀子啦，在街上又要孝敬那些

巡捕老爺。

溫生才：你們賣東西，和那些巡捕有甚麼關係？

小販甲：（搶着說）如果不孝敬他們，你休要找個地方擺担子，他們會時常來囉唆你，有良心的，就說你阻礙交通，將你趕走；如果遇到那些狠心的，說不定一脚就將你的担子打翻了，還說你是革命黨，你敢不孝敬他們嗎？

小販乙：而且那些旗兵，常常貪便宜，隨便的拿些東西吃，吃了不給錢，又不敢向他討，你想我們做小販的，辛辛苦苦找了幾個本錢，雖然不敢想一本萬利，但也總希望賺到兩餐飯吃，免使一家數口捱飢抵冷的呀，怎知道要東抽西剝，正所謂皮都剝脫了，只剩一把骨，一口氣——

溫生才：（故意嚴重地嚇他們）你們不是說怎樣受氣，就說怎樣受苦，哈哈，你們一定是革命黨！

小販甲：（着慌）老爺，我們不是革命黨！——